

相思四种之一

芭蕉花

忆母亲

邓九平 于海婴 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芭蕉花

——忆母亲

邓九平 于海婴 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芭蕉花——忆母亲/邓九平,于海婴编. —北京:中国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相思四种;一)

ISBN 7-5001-0363-8

I. 芭… I. ①邓…②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055 号

责任编辑:徐小美

责任校对:徐元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4号 邮编:1008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云浩印制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3印张 字数265(千)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6168195

ISBN7-5001-0363-8/1·37 定价:12元

《芭蕉花》序

王 富 仁

对中国文学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礼教、重人伦、崇孝道的社会，但除了一些劝孝的孝子故事之外，真正由文人士创作的歌颂母爱、怀念母亲的文学作品却并不多见，成为传世名作的就更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是在这个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恰恰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母爱的主题才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本集所收的胡适、周作人、郭沫若、冰心、淦女士（冯沅君）、石评梅就都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不遗余力地反抗传统的礼教制度和家族制度的文化名人。鲁迅没有写过怀念他的母亲的散文，但把母爱这一主题上升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母题的正是他。他的《野草》中有一篇散文诗，题名为《颓败线的颤动》，以空前壮丽华美的文笔，抒发了一个中国母亲的浩大的悲哀，其中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充塞宇宙、震撼人寰的就是伟大的母爱的力量。母爱的主题还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药》、《明天》、《祝福》、《在酒楼上》和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中贯穿着，而他的《补天》则可以说是描写的一个中华民族的母亲，在鲁迅的眼里，中国现代人的

创世神话中的至上神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为什么在崇孝道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母爱的主题没有构成一个基本的文学母题，而在反对中国的礼教制度和家族制度之后的中国文学中母爱的主题反而成了一个基本的文学母题了呢？有些人把这作为中国反封建不彻底的证明，有些人又把这种文化现象当作直接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表面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实际上，它们都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的实质。

母爱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或阶级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人性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命的基本存在形式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是后天的问题，而母爱的问题则是介于先天与后天之间的过渡期的问题，它兼有先天的与后天的、生命的与文化的两种因素，并且成为后天的与文化的全部素质的基本载体。人的生命是一个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无独立意识到有独立意识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转化过程，人是在母亲的磁力场中实现的。严格说来，母亲对于儿女不仅仅是我们普通观念中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他或她的生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世界，一个他或她生存的伊甸园。西方人所说的子宫意象，我们是感到一个太虚无缥缈的概念，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在生命存在的无意识时期，一个人是在母体内渡过的，是与母体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相依存的，假若说一个人曾有过与外在生活环境完全协调、完全适应、因而整个世界对于他也是高度和谐的时期的话，那么，就是他与自己的母亲还处于同一个个体的时期了。实际上，一个人脱离母体降生于人间，并没有完全结束这

样一个人生状态，在他的生命存在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母亲还是他的一切生存条件的提供者，他是在母亲的呵护下生存和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是一个人还没有自我意识的时期，但它对整个人类的意义却是无论怎样估价都是不会过分的，人的全部的原始意象都是与这个时期的存在相关的，它构成了人类的无意识的意识，是人类全部意识产生的最根本的基础。人类关于和谐的任何感觉，都是与那时与母体的完全适应的关系相关联的。就个体的人而言，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和母亲的互渗都是他生命的最早也是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二者联系的基础不是有意识的，不是理性的，而是在无意识中就建立起来的，子女是母亲的心头肉，这句中国的口头语恰切地说明了子女与母亲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密切连带关系，而子女在最初就是作为母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母亲是子女第一个凭直觉便能辨别出来的人，他获得的世界的最初信息就是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并且依照与母亲的联系方式建立了与整个世界的最初的联系，而这将是他与整个世界的全部联系的基础，不论以后他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基础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从有形的方面来说，他的最初的语言（广义的与狭义的）在通常的条件下也是从与母亲的联系中建立起来的，这使他首先以与母亲对话的形式与整个世界对话，以向母亲表达自我的方式表达自我。他与母亲的关系是他一生唯一一种完全和谐的关系，这种完全和谐的关系将永久地留存在他一生的意识与无意识之中，形成了他与母亲的割不断的联系。母亲是生命的保护神，这不仅依靠她的理智，更是她的本能。儿女的生

命是与母亲融为一体的，这也不仅是一种理智的判断，而更是一种本能中的感觉。“母亲”这个概念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母亲的具体的形象或特征，它对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都是相同的，它在所有人的概念中都是自我生命的守护者，是感到和谐、温暖的对象。

人类的存在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这不仅表现在具体的人生命运上，而且更是由他的一系列基本存在形式所决定的，其中子女与母亲的关系则占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最初的意义，子女与母亲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是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但是子女的成长则意味着二者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子女的成长过程，但也是一个逐渐失去二者和谐关系的痛苦过程。子女自我意识的产生首先就是把自我与母亲区分开来，子女开始感到母亲不能满足他一切的愿望和要求，开始感到对母亲的不满，脱离母亲保护的愿望是一个人在成长期的主导愿望，而在这个过程中母亲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矛盾产生了，彼此的有形与无形的痛苦也就产生了。但是，在儿女反抗母亲的保护、争取自己的更大的自由的过程中，又总是以过往与母亲的完全和谐的关系意识自己与周围整个世界的关系的，而这种关系实际上只存在于他与自己的母亲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无条件的关系，是建立在自然本能的基础之上的，而其它所有的关系都不可能是纯本能的，都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使一个人在脱离开母亲的保护与更广大的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挫折，这些挫折逐渐摧毁了他对完全和谐的世界的期待，也恰恰是在这种

失望中，他的关于母亲的回忆便成了永久性的回忆，他在脱离母爱的呵护之后才真正感到母爱的宝贵。他越是沿着加强自我意识的方向成长，他就越是感到更严重地失去了此前的和谐，就越是怀念母亲的慈爱。人的成长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他的完全独立的意识的形成，这时他开始意识到自我是完全独立的，是任何其它个体的人都无法代替的，他只能自我为自我的存在负责，他与周围所有人的关系都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必然以自我为中心建立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一样，别的人也必然以他的自我为中心建立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他不能要求任何人像自己的母亲在他的儿时所表现出的一样，把他的所有要求都当作自我的要求而代他思考，代他实现。在整个世界上自己是孤立无依的，童年的母爱永远成了过去的回忆，但也成了自我最美好的回忆。在这时候，母亲的形象才在自我的意识中上升到至高无上的高度，才成了自我的最高理想，世界上对于他什么最宝贵？母亲与母亲的爱！其它的东西都容易找到，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但即使找到，你仍然是孤独的，仍然体验不到儿时在母亲怀抱中所曾经感受过的通体的舒适与和谐，而那才是你一生都追求而再也未曾追求到的东西。以母爱为标志的母亲在你的意识与下意识中都成了你的生命所渴求的理想境界。冰心有一首小诗，充分体现了一个有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之后的人的本能般的感受。她写道：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最后，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还有：人类的一切最美好的理想实际都产生于关于母爱的感觉。道家的回归大自然，儒家的大同理想，佛家的涅槃境界，基督教中的伊甸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与人类关于母爱的向往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人与周围世界的完全和谐的关系，而这只有在人的无意识状态中与母体融为一体的时候才曾经存在过。在中外文化中，都经常把人类理想中的与自我有着高度和谐关系的事物或环境与母亲联系在一起，大地被称为地母，大自然被喻为母亲，回忆中的故乡或祖国也像是自己的母亲，说别人的关怀是慈母般无微不至的关怀，等等，等等，母亲是与所有最最美好的事物和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它们的一个总称。母亲在人及人类的存在中具有最最崇高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意识到这样一个有规律性的东西，即对母爱的感觉是与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在一个人与母体在无意识中融为一体的时候，是一个人与母体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但这时他对这种关系却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他把这种关系只作为一种自然的、不能不如此的、似乎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都必然是如此的关系，因而他也不能把母亲与其它所有的人区分开来，把母爱当作最值得宝贵的东西。只有在他逐渐有意识地脱离开母亲

的保护之后，只有在他在更大的范围去寻找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时候，他才会知道，母爱只有在母亲身上才能找到，在任何其它一个人身上是不可能找到与之完全相同的爱的。世界上只有母亲的爱才是真正无私的，是博大而自然的，并且是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的。她爱你，只是因为你是她的儿子或女儿，不是因为任何其它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学说，是重视家庭的人伦关系的，是崇尚孝道的，但它不是从人性自身来理解它和重视它，而是从其现象上、从社会和家庭的表面和睦的需要上来强调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样，它便走上了通过抑止人的个性发展的方式企图永远保持母子的完全和谐，它无视子女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反叛母体、脱离母亲的保护的倾向，并用不孝的罪名笼统地压抑这种倾向的产生和表现，用简单的表面服从把子女永远限制在母亲的保护和管辖之下。这样，它实际是把作为两个独立的人的关系同作为母子的自然亲情关系混淆在了一起。作为两个独立的人的关系，它像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利益关系，而作为自然的母子关系，则是完全和谐的同一个个体的关系，是超功利的，不计利害的你即我、我即你的感情关系。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极为落后，像我们现在已经感到的统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一直没有正式形成。在中国，整个社会对子女的教育和老年人的抚养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这些都必须通过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亲情关系来解决。所以，中国的儒家学说就把母子的感情关系同彼此的物质利益关系完全等同起来。子女一生都必须顺从父母的意志，子女对父母的关系

主要是经济上的供养关系，这种供养主要是由于父母在自己幼时对自己的抚养，恰恰是在这种利益的关系中，埋没了二者自然感情的超功利性的纯美纯情的本质。父母加强了对儿女的经济上的期待，并因此而加进了更多的私利的性质；儿女背上了恩情的债务，掺进了更多的经济考虑。这极大地加强了子女在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心理阻力，而这种阻力则起到了破坏母子自然亲情关系的作用。母亲把儿女独立意识增长的过程视为子女不孝的表现，把他们的自由选择当作对自己的背叛，儿女则在自己的自由选择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父母的阻挠。一个要自由，一个不能给他以自由，内在的矛盾就加深了，这实际是把一个人在社会上所遇到的所有矛盾都家庭化了，而在家庭关系中则把子女与父母划分到了相互对立的两边，世俗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母子关系中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不断冲击着母子美好的自然亲情关系的堤坝，使母与子都感到难以言表的痛苦。这种父母与子女的感情分裂首先发生在父母与女儿之间，女儿不能继续留在家庭内部起到赡养父母的责任便为父母所轻视，母亲为生养女儿而感到自我的低贱，从而在下意识中对女儿产生敌对的情绪，而女儿则在父母的轻视中感到卑屈，出嫁后的女儿永远感到无法报偿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负累。儿子则在自己的生存道路上必然处于与父母、与妻子、与自己的子女的重重感情联系的纠结中。儒家文化为中国古代人提供了在这三种关系的较量中看待一个人与父母感情关系的方式，实际上使彼此成了互相压抑的力量，把成年男子置于了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相类似的尴尬处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

子女对父母的自然亲情关系与儒家的孝道在本质上就成了两相对立的东西。当人们在内在情感上怀恋母亲与母亲的爱的时候，往往是按儒家的要求没有尽到孝道的时候，而在他自以为尽到孝道的时候，恰恰则是他对父母的感情相对平寂的时候。这两种情况都使他无法把母爱的主题升华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对于母亲，中国古代文人几乎只有在母亲故去之后才常常用先妣事略一类的方式表示对她的忆念，但往往也不是感情的，而是依照传统妇德对之进行千篇一律的颂扬，很难成为艺术品味很高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化的程度提高了，他们离开家庭来到统一的中国社会的舞台上。在他们自我意识和自我独立意识的成长过程中，所要反对的已不是自我的父亲或母亲，而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用爱的力量改造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与父母的具体的、个人间的矛盾，现在已经不被视为父母与自我个人间的矛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父母也是旧的伦理道德的受害者，从而净化了自我与父母的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的世俗关系的杂质，把亲情关系从世俗关系中提取出来，加强了他们与自己父母的感情联系，从而也使这种关系上升为一种文学的审美关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化，不是疏离了人与人的亲情关系，而是更加强了亲情关系的感情性质。母爱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只有那些企图以爱的理想改造社会、改造全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人们，才会更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和崇高。母爱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文学的一个基本母

题，实在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应该说，在中国现代散文中母爱的主题的表现还是很不充分的，它之所以不充分仍在于中国现代作家还很难把这一主题的无限深厚的内涵充分展开，还不可能在人性的全部复杂性上展示母爱的伟大的力量。如前所述，母爱的最深厚的根源不是在其理性中，而是在其本能中，中国现代散文处理这个题材的方式还过于理性化，这显然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巨大制约。倒是在脱离开纯自我的亲情关系描写的小说和戏剧中，如鲁迅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有对母爱力量的更充分的表现。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这类的佳作不少，但出类拔萃的伟大作品几乎没有。我认为，我们不必讳言这一点。

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内 容 简 介

人世间最朴实无华、最神圣博大、最刻骨铭心的便是母亲对儿女们永恒的爱，《芭蕉花》一书收集了中国几十位散文大家的名篇，作者正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述着母亲的温情、仁慈、善良和宽容。这是一部描写永恒母爱的书，一部反映母子骨肉亲情的书，一部教诲子女们当如何尊重母亲的书籍；这里面有思念，有追悔，有宽慰，相信读者能由此得到启迪，会真正去理解母亲，尊重母亲，热爱母亲。

相思四种

邓九平 于海婴 编

芭蕉花

——忆母亲

纸 雁

——忆父亲

红 菊

——忆故人

天冬草

——忆故乡

目 录

周作人	
先母事略	1
朱 德	
母亲的回忆	8
胡 适	
先母行述	13
郭沫若	
芭蕉花	19
邹韬奋	
我的母亲	24
何家槐	
母亲	30
丰子恺	
我的母亲	34
苏雪林	
一封信(节录)	39
老 舍	
我的母亲	52
冰 心	
回忆母亲	59

我的母亲	63
淦女士	
慈母	66
曹聚仁	
我的母亲	75
鲁 彦	
母亲的时钟	81
石评梅	
母亲	90
黄药眠	
我的母亲(节录).....	101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节录).....	111
凤 子	
夜泣	114
柳无忌	
我们的母亲——与父亲相敬相爱.....	117
聂绀弩	
怎样做母亲	123
霁 野	
母亲	136
梁实秋	
想我的母亲	142
李广田	
或人日记抄	146
谢冰莹	
慈母心	151
xiv	